

额济纳河三角洲所出梵文陀罗尼刻本补议*

孙 颖 新

内容摘要:20 世纪在额济纳河三角洲出土的几种梵文陀罗尼集是早期刻本的珍稀样品,其中两件英国藏品可以分别补充俄罗斯两册藏品的少量残佚叶面。诸本行款与中国传统书籍不同,或从左至右横读,或从左至右竖读;陀罗尼正文或用悉昙体书写,或用兰札体书写;题目或采用汉文,或采用西夏文。采用汉文题目的陀罗尼不是直接录自梵文原本,而是西夏人据中原汉译本的构拟;采用西夏文题目的陀罗尼应该是据藏文原典的转写。刻本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是西夏至蒙元时期民间佛教状况的真实反映。

关键词:额济纳 西夏 梵文 陀罗尼

发源于祁连山的额济纳河经甘肃注入内蒙古西北端的居延海,其下游在元末明初改道,新旧河道之间的地域称作“额济纳河三角洲”。这一带最著名的古迹是黑水城遗址,20 世纪在城内及周边地区出土了西夏至蒙元时期的大量文献,这些文献分别用汉、西夏、藏、梵、回鹘、蒙古等文字写成。到目前为止,汉文和西夏文的主要文献已大量整理刊布;而针对其他资料的专门论著则在近些年才得以面世,这包括吉田顺一和齐木德道尔吉合作研究的内蒙古藏黑水城所出蒙古文文献^①、武内绍人和井内真帆合作研究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额济纳河三角洲所出藏文文献^②,以及绍玛赫玛多夫研究的黑水城所出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夏文学文献的汇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264)、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西夏佛经中的通假研究”(项目编号:19VJX133)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元代白云宗西夏文资料汇释与研究”(项目编号:20FMZA001)阶段性成果。

① 吉田顺一、齐木德道尔吉:《ハラホト出土モンゴル文書の研究》,雄山阁,2008 年。

② Tsuguhito Takeuchi, Maho Iuchi, *Tibetan Texts from Khara-khoto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Studies in Old Tibetan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vol. 2, STUDIA TIBETICA no. 48, Tokyo: The Toyo Bunko, 2016.

梵文陀罗尼集^①。早期的梵文刻本存世极少,本文试图在后者的研究基础上做些补充,希望能对当时刊印梵本的情况形成一个总体的印象。

—

绍玛赫玛多夫刊布并解读的两册陀罗尼集为科兹洛夫考察队 1909 年在黑水城外的一座古塔内所得,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这两本小书最初与同时出土的西夏文献归在一起,编号 инв. № 6619 和 инв. № 6620,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被转到该研究所的中亚特藏,编号改作 SI 6563 和 SI 6564,故此前未见有人关注,只是随书附有克恰诺夫(Е. И. Кычанов)在 20 世纪 60 年代写的一张登录卡片,判断该书为“护身的陀罗尼集”(Защитные заклинания-дхарани)。两册书均为蝴蝶装刻本,残佚程度不等,现存叶面未见书题及刊印缘起之类信息。虽然文字同为悉昙体梵书,每叶同为 70 字,但阅读顺序和版框形制都表明它们并非同一部作品。

SI 6563 号为白口,四周双栏,卷首、卷中及卷尾均有残佚。现存 30 叶,汉字叶码为 3—20、24—27,以及 35—42。悉昙字每叶 10 行,行 7 字,自左向右竖读^②。除第一首长篇的“大随求陀罗尼”和随后的“六字真言”(om maṇi padme hūṃ)、“三字真言”(om āḥ hūṃ)、“二字真言”(om raṃ)未见题名之外,其余每首都有省写的汉字题名,分别作“净法界咒”“净除业障”“释迦心咒”“大悲总持”和“尊胜咒”^③。SI 6564 号无版口,四周单栏,首尾残佚。现存 7 叶,版心的汉字叶码为 10—12、32—34,另有一纸叶码残落。刻本的行款极为罕见,即整叶悉昙字自左向右横读,每叶 7 行,行 10 字。除第一首长篇的“大随求陀罗尼”未见题名之外,其余每首有汉字题名,分别作“法舍利”“宝获阁咒”“白伞盖咒”^④。经过与相同内容的梵文原本和汉文译本对照,

① С. Х. Шомахмадов, *Дхарани-самуччая SI 6564 из Хара-Хото в рукописной коллекции ИИР РАН, 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 14. 1: 5—14, 2017. S. Shomakhmadov, “The Tangut *Dhāraṇīs* Collection in Siddham Script from the IOM RAS,” *Manuscripta Orientalia*, vol. 25. 1: 45—63, vol. 25. 2: 54—67, 2019. 下文所引绍玛赫玛多夫之说均出自这几篇文章,为避免重复,不再一一出注。

② 据上引绍玛赫玛多夫文介绍,梵文的这种书写行款在当时的中亚地区也有所见。

③ “净法界咒”仅见《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和《密咒圆因往生集》。以下四首咒语,绍玛赫玛多夫依次勘同为《净除业障陀罗尼》《释迦心咒》《大悲心陀罗尼》《佛顶尊胜陀罗尼》。

④ 绍玛赫玛多夫将这几首咒语依次勘同为《大随求陀罗尼》(后附《一切如来随心陀罗尼》)、《因缘咒》《观自在菩萨甘露咒》《大宝楼阁根本咒》(后附《大宝楼阁心咒》)、《大佛顶首楞严心咒》《白伞盖咒》。

绍玛赫玛多夫正确地指出这些陀罗尼的悉昙字并不是直接录自梵本,而是西夏人据中原的汉译本逐字构拟的。构拟的执笔人懂得一些梵汉对音规律,但也难免写下个别不合梵语情理的文字。

“大随求陀罗尼”大约在当时颇受重视,所以俄藏 SI 6563 和 SI 6564 号两收,但均有残佚。当年科兹洛夫考察队在挖掘黑水城外那座古塔时多有遗漏,他未及拿走的那些残片在五年之后被斯坦因清理携去,现在主要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其中有同样出自那座古塔的几片残纸,其一编号 Or. 12380/628^①,为一个蝴蝶叶断裂而成的两片(见图 1),版口和整体下部残损,共存 40 个悉昙字,自左向右横读,内容勘同“大随求陀罗尼”。这两片残纸此前未受关注,下面试将其拉丁转写与不空汉译本《普遍光明清静炽盛如意宝印心无能胜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②对照,同时参考清乾隆《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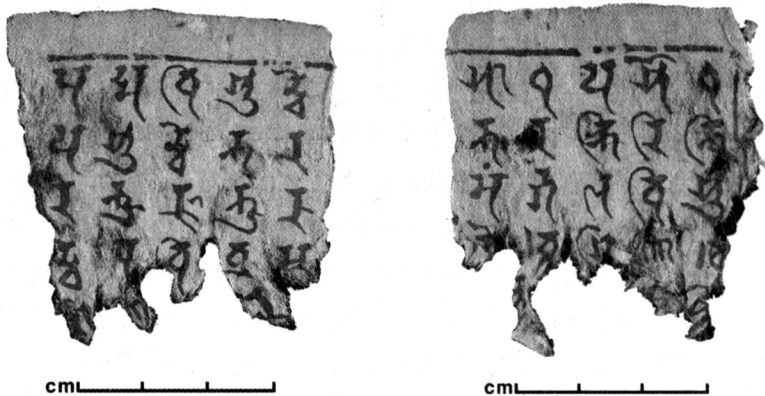


图 1 悉昙字陀罗尼残叶(Or. 12380/628)

英 628 号:	པདྨ	འཛུགས	སྐྱེད་པའི་	སྐྱེད་
转写:	padma	viśuddhe	śādhaya ^④	śodha-
不空译本:	钵纳么二合	尾秣第	戌引驮野 ^⑤	戌引驮
大藏全咒:	padma	biśuddhe	śodhaya	śodha-

①“国际敦煌项目”网站: http://idp.bl.uk/database/search_results.a4d?uid=103878470111;random=21671(2020 年 08 月 30 日检索)。

②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0 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第 618 页。

③林光明编修:《新编大藏全咒》第 12 册,嘉丰出版社,2001 年,第 436-437 页。

④śādhaya, 俄藏 6563 号作 śodhaya, 是。

⑤戌,为“戌”字形讹。

英 628 号:	ཡ	ཡུཌ	ཁ	ཁ	ཁའི	ཁ
转写:	ya	śuddhe ^①	bhara	bhara	bhiri	bhi-
不空译本:	野	舜人第	跋啰	跋啰	鼻哩	鼻
大藏全咒:	ya	śuddheśuddhe	bhara	bhara	bhiri	bhi-

英 628 号:	འི	འིུ	འིུ	འིུའོ	འིུ
转写:	ri	bhūrū	bhūru ^②	maṃrgala ^③	viśu-
不空译本:	哩	步噜	步噜	懵去誡攞	尾舜人
大藏全咒:	ri	bhuru	bhuru	maṅgala	biśu-

英 628 号:	ད	པའིཏ	མུཌ	མུཌའོ	མ
转写:	ddhe	pavitra	mukhe ^④	khagiṇi ^⑤	kha-
不空译本:	第	跋尾怛啰二合	穆弃	渴祛囊反擬拏	渴
大藏全咒:	ddhe	pabitra	mukhi	khāṅgini	kha-

这是科兹洛夫所获 SI 6564 号里遗漏的叶面。黑水城出土的悉昙字陀罗尼集刻本虽然有横读和竖读的区别,但每个蝴蝶叶都固定为 70 字,由此可知英藏 628 号所缺部分为三行 30 字。另通过对比 SI 6563 号的相应内容,可以看出英藏 628 号与俄藏 SI 6564 号之间恰好缺 100 字,即一个 70 字的整叶加上英藏 628 号残掉的三行 30 字,内容相当于 SI 6563 号刻本第 8 叶第 5 行至第 9 叶第 9 行^⑥:

(kha)giṇi khara-khara jvalitaśi-khare samantaprasa- <ri>tāvabhāṣita-śuddhe jvala-jvala sarva {ñū} devagaṇāsamantā karṣaṇi satyavrate tara-tara tāraya māṃ nāgavilokite lahu-lahu hurū-hurū kṣiṇi-kṣiṇi sarva grahabhak ṣaṇi piṃgale-piṃgale cumu-cumu sumu-sumu suvicare tara-tara nā(gavilo-kini)

以下可以与俄藏 SI 6564 号的第 10 叶衔接。这就是说,英藏 628 号是俄藏

①śuddhe, 俄藏 6563 号同。慈贤译本及《大藏全咒》二番诵。

②bhūrū-bhūru, 各本不尽相同。《普遍光明清静炽盛如意宝印心无能胜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作“𑖦(bhū)部噜部噜”(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房山石经》第 28 册,华夏出版社,2000 年,第 54 页),与英藏 628 号最为接近。

③maṃrgala, rga 为 ga 字讹书。

④khe, 相应的悉昙字漫漶,据残存笔画推断。

⑤字音与《大藏全咒》不合,未详孰是。

⑥悉昙字的拉丁转写依绍玛赫玛多夫。

6564 号刻本失落的第 8 叶。

除 628 号之外,在英藏文献中还存有半叶悉昙字陀罗尼残片,编号 Or. 12380/2880C(见图 2)^①,版本形制及字体与俄藏 SI 6564 号相同,显然也是 SI 6564 号的缺失叶面。原件残损严重,仅存左半叶,悉昙字自左向右横写,每叶 7 行,行 10 字(残存 5 字)。内容至少包括三首陀罗尼,前三行是第一首陀罗尼的后部,勘同不空汉译本《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②。据此可将英藏 2880C 与不空译本对照如下,同时参考《大藏全咒》^③,并尝试补入残缺的文字(放在方括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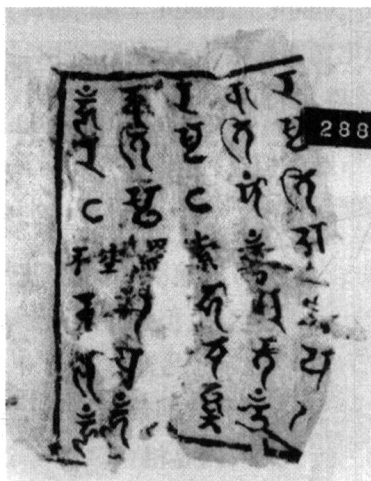


图 2 悉昙字陀罗尼残叶(Or. 12380/2880C)

英 2880C:	𑖀	𑖩	𑖩	[𑖩𑖩]	𑖩𑖩
转写:	hūṃ	jvara ^④	vāra ^⑤	[prajvara	prajva-]
不空译本:	吽	入嚩二合囉	入嚩 ^⑥ 囉	鉢囉二合入嚩二合囉	鉢囉入嚩 ^⑦
大藏全咒:	hūṃ	jvala	jvala	prajvala	prajva-

①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黑水城文献》第 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261 页。

②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9 册,第 337 页。

③林光明编修:《新编大藏全咒》第 9 册,第 194-195 页。

④ra,《大藏全咒》作 la。

⑤西夏人构拟所据底本脱“入”(j-)字。

⑥下脱“二合”二字。

⑦“鉢囉”“入嚩”下各脱“二合”二字。

英 2880C: ལ རྩ རྩ [ཅཱ ཅཱ སཱ]
 转写: ra tiṣṭha tiṣṭha [cchiri cchiri spho-]
 不空译本: 囉 底瑟姪二合 底瑟姪二合 瑟致二合哩^① 瑟致二合哩 萨普二合
 大藏全咒: la tiṣṭha tiṣṭha cchiri cchiri spho-

英 2880C: ཏ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转写: ṭa sphoṭa śāṃti[ka sriye svāhā]
 不空译本: 吒 萨普二合吒 扇底迦 室哩二合曳 娑嚩二合贺
 大藏全咒: ṭa sphoṭa śantika śrīye svāhā

第 4 行开头保留着四字汉文题目——“不空羼索”，陀罗尼勘同不空汉译本《不空羼索毘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②，又见辽道殷辑本《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③。据此可以将英藏 2880C 与不空译本对照如下，同时参考《大藏全咒》^④：

英 2880C: 不空羼索 ཐ འ[མག འྱྱ^⑤]
 转写: om a[mogha vairoca-]
 不空译本: 唵 阿谟伽 尾嚩左
 大藏全咒: om amogha bairoca-

英 2880C: ཀ མཱཱམུ[པ མཱ པཌྱ^⑥ ཇ]
 转写: na mahāmu[pro maṇi padme jvā-]
 不空译本: 曩 摩贺母^⑦捺啰二合 么拏 钵纳么二合 入嚩二合
 大藏全咒: na mahāmudra maṇi padme jva-

①“瑟致二合”对应的梵文应是“(ṣṭi)”，与《大藏全咒》不和，未详孰是。

②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9 册，第 606 页。

③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6 册，第 1005 页。另，俄藏黑水城文献中亦存《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一件：TK 270（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358-359 页）。该书为经折装刻本，残存 7 折半。其中陀罗尼的译音汉字均有对应的梵字，梵字为兰札体。

④林光明编修：《新编大藏全咒》第 9 册，第 157-158 页。

⑤《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作“ṭ(ru) 嚩”。

⑥《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作“ṣ(dra) 捺啰（二合）”。

⑦“母”的悉昙字与转写皆阙。英藏 2880C 和《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作“ṃ(mu) 母”，似可据补。

英 2880C: ལ ཕྱལ་ཏིལ [ḥūṃ]
 转写: la pravardaya [hūṃ]
 不空译本: 攞 钵啰二合𑖦哆野 𑖦
 大藏全咒: la pa^②ravardaya hūṃ

英藏 2880C 的最下面一行只残留了 hūṃ hūṃ phaṭ oṃ 四个语气词,似应在第三、第四字之间断句,因为依照陀罗尼的习惯,后一个字不用于陀罗尼的句末。这里面没有保留下来关键的词语,因此不能判断其来源,可以确定无疑的只是,这一残叶虽然与俄藏 SI 6564 号的现存部分不能缀合,但紧接在其后的发愿(详见下节)文明确显示这是该陀罗尼集的卷尾。

二

英藏 2880 号残片共有三纸。除了上述那片陀罗尼外,另外两纸是一篇保存基本完好的汉文发愿文。发愿文不再沿用正文的悉昙字行款,而是依照汉文书写传统,即自右向左竖写。全文如下:

夫陀罗尼者,是诸佛之顶,乃菩萨之心,功能广大,利益无穷。诵持者速圆六度,佩戴者殄灭三毒。其犹还丹一粒,点铁成金;真言一字,转凡成圣。实可谓脱尘劳之捷径,越苦海之要津。有斯胜益,命工镂板。□此功德,上报四恩,下资三有,法界含灵,同生净□。

时天庆元年十月十七日印施。

发愿文明确了该陀罗尼集的印施时间在西夏天庆元年(1194)。绍玛赫玛多夫没有注意到这篇短文,但仍正确地估计那两册陀罗尼集是 12 世纪末期之物。不过他接下来推测其为夏桓宗朝(1193-1206)罗太后的施印本,这个大胆的假设恐怕不好解释罗太后施经的事实。他的理由是罗太后在那时被放逐到了黑水城^③,最终也在那里去世。绍玛赫玛多夫认为失势的罗太后必然经济拮据,所以她尽管崇信佛教,但在印书时还是不得不采用了质量很差的便宜纸张。

然而如众所知,罗太后淡出政界是在 1206 年襄宗即位之后,在刊印陀罗尼集的时候她仍在摄政。夏仁宗仁孝卒于乾祐二十四年(1193)九月二十日,此后三年每逢忌辰,罗太后都要大规模印施佛经。黑水城文献里可见三

①《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作“𑖦(rta)哆”。

②字母“a”疑衍。

③关于罗太后被放逐黑水城后遁入佛门的说法来自孟列夫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详见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Из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ниги*, Ст. Петербург: 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 2005, с. 240。

种,即天庆元年(1194)九月二十日印施的《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二年九月二十日印施的《转女身经》,以及三年印施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罗太后的发愿文尾署“皇太后罗氏(发愿)谨施”^①。其中《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发愿文说:

谨以元年亡故之日,请工刊刻斯经,印制番一万部、汉二万部,散施臣民。又请中国大乘玄密国师并宗律国师、禅法师,做七日七夜广大法会。又请演义法师并慧照禅师,做三日三夜地水无遮清净大斋法事。

《转女身经》的发愿文说:

遂于二周之忌晨,命工镂板,印造斯典番汉共三万馀卷,并彩绘功德三万馀帧,散施国内臣民,普令见闻蒙益。

《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发愿文说:

大法会烧结坛等三千三百五十五次。大会斋一十八次。

开读经文:藏经三百二十八藏,大藏经二百四十七藏,诸般经八十一藏,大部帙经并零经五百五十四万八千一百七十八部。

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散斋僧三万五百九十员,放神幡一百七十一口。

散施:八塔成道像净除业障功德共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六帧,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九万三千部,数珠一万六千八十八串。

消演番汉大乘经六十一部,大乘忏悔一千一百四十九遍。

皇太后官下应有私人尽皆舍放并作官人。散囚五十二次,设贫五十六次。放生羊七万七百七十九口。大赦一次。

三次法会所做功德的豪华程度逐年递增,以当时西夏的经济状况,恐非皇室以外的臣民所能承受。尤其值得提醒的是,这三次法会的时间都在刊印俄藏 SI 6564 和英藏 Or. 12380/2880 号刻本的前后不久,可以确定那时的罗太后不可能穷困到买不起印经的纸张。也就是说,这一事实暗示着那册陀罗尼集的刊印发起者不会是罗太后。

就目前存世的西夏文献看,皇室信仰佛教旨在“护国”,也就是祈求“皇图永固”“帝祚绵长”,所以发起印施的大都是所谓“显教”经文,而少见密教的陀罗尼。与此相对的是,臣民信奉佛教旨在现实的“护身”,也就是希望佛帮助自己和家人消灾避难,尤其是解除疾病和往生净土。对佛教的这两种不同态度在西夏的发愿文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是朝廷重臣也概莫能外。西夏天盛十九年(1167),“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的任得敬在病中施印《金

^①聂鸿音:《西夏佛经序跋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9、176页。

刚般若波罗蜜经》，同时写下一篇发愿文，其中说：

予论道之暇，恒持此经，每竭诚心，笃生实信。今者灾迍伏累，疾病缠绵，日月虽多，药石无效。故陈誓愿，镂板印施，仗此胜因，冀资冥佑。倘或天年未尽，速愈沉痾；必若运数难逃，早生净土。^①

天庆七年(1200)，中书相贺宗寿在染病之际请人编了一本《密咒圆因往生集》，并仔细校对书中收录的陀罗尼，以汉字和悉昙字对译的形式刊印出来。从卷首的序言可以明显看出，对佛教的信仰同样跟他患病有直接关联：

宗寿夙累所钟，久缠疾疔，汤砭之暇，觉雄是依。爰用祈叩真慈，忤摩既往，虔资万善，整涤襟灵。谨录诸经神验密咒，以为一集，遂命题曰“密咒圆因往生”焉。然欲事广传通，利兼幽显，故命西域之高僧、东夏之真侣，校详三复，华梵两书，雕印流通，永规不朽云尔。^②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发愿施经都需要有资金支持，据此不妨冒昧地提出一个猜想，即天庆元年编印那部悉昙字陀罗尼集的施主虽然没有署名，但应该也是像“秦晋国王”和贺宗寿那样有一定经济条件的政府官员。

三

贺宗寿出资编刊的《密咒圆因往生集》是一种“华梵两书”本(见图3)^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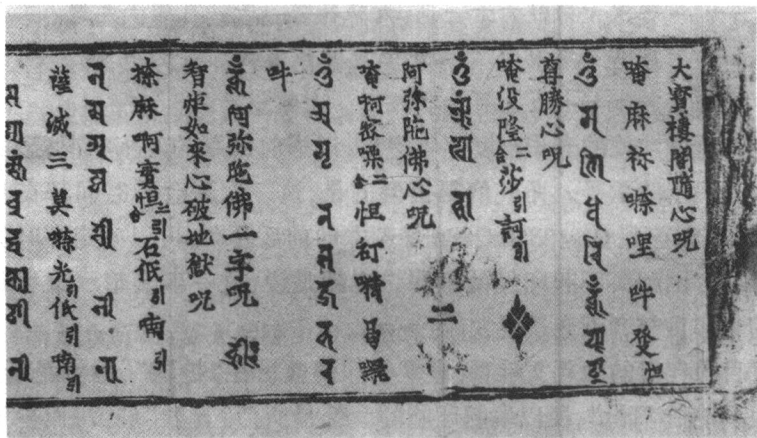


图3 《密咒圆因往生集》(TK 271 局部)

①聂鸿音：《西夏佛经序跋译注》，第168页。

②聂鸿音：《西夏佛经序跋译注》，第178页。

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59-363页。

其中每首陀罗尼的译音汉字左面都注有对应的梵字^①。与前述陀罗尼集不同的是,这本书是经折装,而且里面的梵字为“兰札体”而非中古时代流行的悉昙体。绍玛赫玛多夫已经指出,除了长篇的“大随求陀罗尼”之外,俄藏两种陀罗尼集收录的内容多见于《密咒圆因往生集》,证明在当地最为流行的咒语就是那些。然而依古往今来的情况不难推定,中国除少数高僧外应该很少有人认识梵文,据此我们认为,俄英所藏两种悉昙体陀罗尼集正如克恰诺夫所说——只是用作护身符的陀罗尼集^②。与此相对的是,《密咒圆因往生集》却可以阅读和念诵,可以想象它流传得相对较广,只不过人们念的是汉字,而旁注的梵字仅仅被视为一种神秘化的装饰符号,就像当今藏传佛教寺院里用作楹联的兰札体梵书那样。

还有一种现在可以看到的“华梵两书”经折装刻本陀罗尼集,见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黑水城特藏,编号 A 20^③。其中收录了《一切如来心陀罗尼》1 折及《唐梵般若心经》1 折半,主要部分是“大随求陀罗尼”31 折(见图 4)。全书的梵文采用悉昙字体,经与上文所揭英藏 628 对照,可以知道二者用字完全相同。这表明悉昙字“大随求陀罗尼”的各种编印本都来自据不空汉译本构拟的一个共同祖本,只不过俄藏 A 20 号没有保留编刊时间的信息,我们无从知道它产生在英藏 628 号+SI 6564 号之前还是之后。

最后要提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一张梵文陀罗尼集残片,编号 M1·232[F13:W83]^④。这张残片为 1983-1984 年间在黑水城遗址的考古所获,原件残损,字迹漫漶,加之刊布的照片质量不高,已经不能全文解读。据现存部分看,原件似为经折装刻本,上下双栏,每折 9 行,行 10 至 12 字不等,以两折为一单位自左向右横读。正文为若干首兰札体梵书的

①在存世的元刊“普宁藏”本里,《密咒圆因往生集》原有的梵字被替换成了八思巴蒙古字。对书中所录全部陀罗尼的考源,参看孙伯君:《西夏智广编〈密咒圆因往生集〉陀罗尼汇考》,何星亮主编:《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136-165 页。

②S. Shomakhmadov, “The Tangut *Dhāraṇīs* Collection in Siddham Script from the IOM RAS,” *Manuscripta Orientalia*, vol. 25. 1:45-63, 2019. 相应的译文见聂鸿音:《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西夏本悉昙字陀罗尼集》,《西夏研究》2020 年十周年特刊,第 106-116 页。

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259-363 页。

④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251 页。



图4 华梵对照陀罗尼(A 20局部)

陀罗尼,每首前面有西夏文的题目,试为辨识翻译如下:

行1-2:𐰇𐰺𐰍𐰆𐰏𐰤𐰚𐰚𐰚 (大密持佛母咒^①)

行3:𐰇𐰺𐰍𐰆𐰏𐰤𐰚𐰚 (大寒林佛母咒)

行5:𐰇𐰺𐰍𐰆𐰏𐰤𐰚𐰚 (准提佛母咒)

行6:𐰇𐰺𐰍𐰆𐰏𐰤𐰚𐰚 □□ (圣具光天母□□^②)

次折,行7:𐰇𐰺𐰍𐰆𐰏𐰤𐰚𐰚 (大护国^③)

从西夏文题目中出现的“佛母”“天母”来看,这些陀罗尼带有明显的藏传佛教色彩,应该是据藏文本转写的。虽然目前还没有能力逐一找到其确切出处,但可以肯定的是,原书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前述西夏时代的刻本迥然不同。我们倾向于判断这是蒙元时代的作品,因为那一带的居民点是在北元时期才被废弃的。

附带说,黑水城出土的《大般若经》《大宝积经》许多抄本的护封上都贴有一张朱砂印的小纸片,上面是用兰札体梵文书写的短篇陀罗尼,这当然不能算作真正的刻本书籍。

①“大密持”似为“大密咒受持”略写。藏传佛教“五部守护经”里有《大密咒受持经》(gsang sngags chen po rjes su 'dzin pa'i mdo)。

②这里字迹漫漶,甚至难以判断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按,“具光天母”即“摩利支天”,陀罗尼是藏传佛教的“摩利支天心咒”(Om marici svāhā)之类,出自《圣具光天母总持》('phags ma 'od zer can zhes bya ba'i gzungs)。

③原件前后均残,疑为“大千国守护”,即《佛说守护大千国土经》(stong chen mo rab tu 'joms pa zhes bya ba'i mdo)。

四

迄今所见额济纳河三角洲所出全部带有梵文的陀罗尼集刻本可以做如下分类:

(一) 梵本

1. 悉昙体梵书, 汉文咒题:

俄藏 SI 6563, 陀罗尼集

英藏 Or. 12380/628 + 俄藏 SI 6564 + 英藏 Or. 12380/2880, 陀罗尼集

2. 兰札体梵书, 西夏文咒题:

内蒙古藏 M1·232[F13:W83], 陀罗尼集

(二) 梵汉对音本

1. 悉昙体:

俄藏 A 20, 陀罗尼集

2. 兰札体:

俄藏 TK 270,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

俄藏 TK 271, 密咒圆因往生集

中原人用汉文编写陀罗尼集的传统始于唐而兴于宋, 但形式相对单一。西夏的梵本陀罗尼集虽然为数较少, 但形式多样。事实上西夏朝野似乎秉持着不大相同的佛教传统——皇室比较接受汉地和契丹传统, 民间则更愿意接受相对简单的“唐密”和藏传的修行念诵法^①, 这两种倾向并存于 20 世纪出土的西夏文献中。

【作者简介】孙颖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 西夏佛教文献。

^①K. Solonin, “The glimpses of Tangut Buddhism,”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58. 1 (2008): 108–127.